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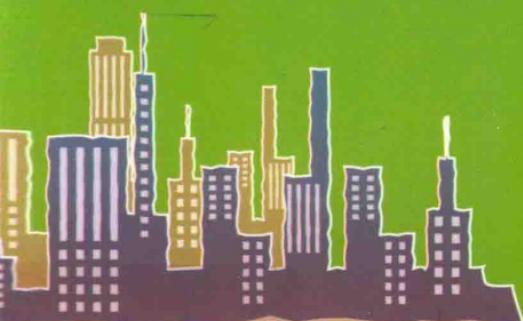
中国新锐作家当代文学典藏：小说卷



# 流芳 心语

王喜平/著

上



 敦煌文艺出版社

王喜平



著

# 流芳心语

上  
册

为了实现梦想中的文化创意公司  
苏可心与爱人因为涉罪而双陷囹圄  
刑满后，  
黯然失色。  
前途渺茫的她，  
只得奔赴古城定宁。  
依靠曾经的诗友薛歌，  
薛歌恩情不忘，  
收留于她，  
以给暂栖之地。  
她便重振精神，  
白手起家，  
又开始了宏大而艰辛的创业之旅。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流芳心语/王喜平著. —兰州: 敦煌文艺出版社,  
(2013年10月重印)

ISBN 978 - 7 - 5468 - 0305 - 0

I. ①流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76831 号

### 流芳心语

王喜平 著

责任编辑: 汪 泉

封面设计: 蔡志文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本社地址: (730030)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

本社邮箱: dhwy@duzhe. cn

本社博客 (新浪): 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dunhuangwy>

本社微博 (新浪): <http://weibo.com/1614982974>

0931 - 8773084 (编辑部) 0931 - 8773235 (发行部)

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50 插页 2 字数 730 千

201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468 - 0305 - 0

定价: 99.90 元 (全三册)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 并许可使用。

未经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## 自序

平凡世界，寻常阡陌，身边确有无名人物，创得偌大基业，而且他们厚德载物，施爱人间，赢得甚多赞誉。可是他们不能辉煌历史，流芳千古，并随时间推移，他们的颦笑，他们的趣事，他们的美德，渐将湮灭，最后淡出人们的视野与记忆。闲暇暗想，很为他们而感动，更为他们而遗憾，但是我不能使得他们名垂史册。然而我可作为文学素材，使得他们活现在我的小说中，从而慰藉自己纠结的心。于是，我动笔了，变相为他们作传。

焚膏继晷，夜笔不辍。现在，这个愿望终于得以实现了——于是，曾经情景，曾经传奇，曾经风华，历历于目，再行浮现眼前。仿佛，永远不可磨灭。毋庸置疑，其中自有那些惨绝人寰、戕害童幼、伦常乖舛、幸灾乐祸的卑劣之徒，愈加映衬出高尚者的高尚。其实，许多情节，就是小说《至真清吟》的拓展和结局，因为仅就一部《至真清吟》，不能足以使我尽兴，更不能完全展现他们整个人生的社会际遇。因此，这部《流芳心语》，实为《至真清吟》的双生，姊妹篇也。

亦有文友问起，《至真清吟》可否有续，尽管答否，但是我岂就此罢终，而揭晓即成故事的完

美与圆满呢？所以热情如炽，更倾心血，作《流芳心语》，以求姊妹篇能与续集实有异曲同工之妙矣。之所以是说姊妹篇而非续也，盖因《流芳心语》独立成篇，别有故事及其人物于其中。之所以如是，目的只为另辟蹊径，以图创新与突破，进而乐心于己，回馈于友，了却一桩夙愿焉。

付梓，不免赘述几句，以作为序。

# 目 录

## 上部 砥 炼

- 第一章 黯然披雪投古城/003
- 第二章 救险惹情遭亵玩/017
- 第三章 淫夫醋妇闯祸端/033
- 第四章 世情龌龊多烦扰/051
- 第五章 寻女未果失诗稿/071
- 第六章 病体消磨始成金/088
- 第七章 烦事未休听噩耗/106
- 第八章 资金维难任砥砺/122
- 第九章 倾心救助卖春女/140
- 第十章 美妇盛怒施稟性/163
- 第十一章 访师回途两邂逅/184
- 第十二章 妙心智算负恩婆/202
- 第十三章 因私发迹造大厦/222
- 第十四章 是保书楼设陷阱/241
- 第十五章 疑症无疗寻砭医/259
- 第十六章 梦遇蹊跷生私子/285
- 第十七章 绝显诗才露峥嵘/304
- 第十八章 拙术勾引变态男/330
- 第十九章 亡女复活突归来/349
- 第二十章 初出模特秀盛台/369

# 目 录

## 下部 涅槃

- |  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第二十一章 | 案破天惊缉顽凶/393 |
| 第二十二章 | 舍爱平心骗融资/416 |
| 第二十三章 | 阔别师生活离奇/435 |
| 第二十四章 | 难拒除夕桃花运/459 |
| 第二十五章 | 惜友善念欲捐肝/482 |
| 第二十六章 | 幸灾前妻还逞狂/503 |
| 第二十七章 | 被拐骨肉终团聚/529 |
| 第二十八章 | 担忧意外暗作别/552 |
| 第二十九章 | 祸福相依蒙巨损/567 |
| 第三十章  | 绝笔家书哭断魂/586 |
| 第三十一章 | 擢升未果却败行/604 |
| 第三十二章 | 爱蚁噬髓苦情老/621 |
| 第三十三章 | 载誉诗报起风波/640 |
| 第三十四章 | 窃馨幽会酿惨祸/662 |
| 第三十五章 | 错解人生坠绝壁/684 |
| 第三十六章 | 偏颇谋者纵投机/705 |
| 第三十七章 | 亦应诅咒葬火海/722 |
| 第三十八章 | 羸疴销魂了凡心/741 |
| 第三十九章 | 流芳涅槃不是空/756 |
| 第四十章  | 爱情事业归真命/773 |
| 尾 声   | /789        |



砥  
炼

上  
部



# 第一章 黯然披雪投古城

## 1

几番鹅绒轻舞，晶莹才思数重落。  
一夜诗情画意，银妆十万人家。  
天公为我着素裹，闲庭杨姿已冰绡。

又是漫天白絮，一夜花飞的雪冬。

曾经的“你”——总是与雪结缘的苏可心，三来古城定宁（虚构城市）。不过这次，苏可心她来，不似从前，轻着红装，粉面淡染，为这雪色凭添三分诗意，而是悄然而至，甚至带着些许黯淡。大概，这是因她刚刚出狱，颜面无光而已。所以这次苏可心肯定不去寻找诗友石言尘了。思前想后，苏可心只得去那科教学院，寻找另位诗友——薛歌，以求暂栖之地了。

话说这个薛歌，颇喜诗文，本是定宁科学教育学院汉语言文学系的学生，只因有幸结识苏可心学诗，而且受益匪浅，大有精进，才以诗文优异而留校任教了。

事业得意，前途光明，欣慰之时，薛歌想起了崇敬至深的苏可心，她多么希望能与苏可心一道，同喜同贺啊！可是苏可心早于两年之前，就去南京一家报社供职了。所以一时荣耀的薛歌，难免好大地失落。然而不曾料想，正在薛歌遗憾之时，那个苏可心，却如同天降，与雪而来，第二次与薛歌相勉，终于满足了薛歌一番虚荣的心。

可是从此一别，又是十年之久，二人再未谋面。不过期间，多有电话以及书信往来，而且苏可心利用报社职便，为其刊发甚多诗文。然而不可明晓，就在最近三年，无论电话还是书信，薛歌均是不能得到苏可心的音讯。当然，薛

歌哪里知道，正是先前所述，是苏可心入狱之故哎！

当然这次，苏可心也是不知，薛歌是否依然在校，只是抱以试的心态，冒昧而找。幸好薛歌仍在，并且升任汉语言文学系副主任了，无疑这与她那文学造诣以及发表诸多诗文有关。

依照打听的消息，苏可心来到科教学院住宅楼，找到薛歌家中。

当然，薛歌又是不曾料想苏可心的到来，怔了好半晌，这才拥抱着苏可心，激动得流泪。接着，薛歌这才埋怨，道：“这三年，可心姐姐到底咋了？像是突然蒸发一般，杳无音信，无论怎地也是联系不上！”苏可心也是流下泪来，道：“好妹妹，说来话长，且待姐姐慢慢告诉妹妹！”薛歌遂推开苏可心，重新打量一番，然后再次拥抱，赶快招呼落座，并是沏茶冲茗，急迫开谈而起——

原来，三年前，苏可心老公罗一鸣在南京开办一家文化创意公司，由于资金紧缺，挪用了收缴的报社广告费，被判十二年有期徒刑。因与老公同在报社供职，且有共谋行为，所以苏可心也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。身在囹圄，难怪薛歌无从联系。

薛歌听得苏可心所言，歔欷不已，安慰苏可心也安慰自己道：“既来之，则安之。可心姐姐既然来了，那就安安心心待在定宁，换换心情才好。”听得薛歌安慰，苏可心的投靠心理，很大地得以满足，于是也道：“谢谢妹妹同情姐姐，可心姐姐再也不想到那（南京）受人指点了，真是丢人死了。都是老公害了姐姐，硬说款一贷出，公款立马就能还上，谁知银行贷款那难，一直没能贷到。”薛歌劝道：“可心姐姐再别说了这些了，免得让人揪心。”

翌日，雪依然飘舞着，迷蒙着远山，迷蒙着远山的故事。透过窗户，苏可心看着漫天皆白，尽量使得自己的心境空白，不染一丝尘念。可是十三年前，首来定宁的那场春雪，总是不能忘怀——粉面淡染，轻着红装的自己，为那雪色，凭添三分诗意。而且就在那个春意盎然的定宁，结识了所有的诗友，还有那个倾慕、心仪自己的石言尘……

薛歌去学院了，还有学生等着她那辞彩飞扬的讲演呢。

苏可心于家，除了帮着薛歌整理图书资料，再无事干。绝少仅有的这点干事，也在一个星期了却，落得百无聊赖了。

是日，苏可心有意问道：“妹妹妹妹，不知郑旋、春风来他们，现在干啥？很是想念他们！”郑旋、春风来如同薛歌，也是诗友，曾拜苏可心学诗。薛歌知道苏可心寂寞，明白她的意思，道：“可能考上大学，到外地去了，再也未曾联系过。”看着苏可心稍稍失望的神情，薛歌又道：“不过，定宁卫校有个名叫金蓝婷的老师，也是喜欢诗文，很与妹妹交好，不如双休日叫来，与可心姐姐聊天排遣。”苏可心难为道：“陌生人见了，怕是尴尬！”薛歌宽慰道：“刚开始，人们都是互不认识的，一回生，二回熟嘛！”苏可心只得由着薛歌安排了，反正有薛歌担待着，了无大碍。

星期六，薛歌打电话联系金蓝婷，不料那金蓝婷道：“薛歌姐姐，紫娟她们，都在朱哥爱心小屋，早都打电话要让过去小聚。薛歌姐姐不如一同过去，更是有些欢快气氛。”薛歌难为道：“只是姐姐身边还有一位好友，不忍独留家中！”金蓝婷听得薛歌难为，抢道：“莫非姐姐老大嫁作商人妇，傍了大款，有了男朋友不是？”薛歌忿忿道：“小贫嘴，胡说什么呢，是女的，姐姐曾经的诗文老师。”金蓝婷一听，这就怪怨道：“啊呀，好自私呀！姐姐还有什么诗文老师，怎地从未听过，难怪姐姐怀揣那等文采！”不待薛歌解释，金蓝婷已经嚷着薛歌，快带所谓的诗文老师到那爱心小屋来认识。

所谓“爱心小屋”，其实就是敬东电子机器厂家属楼的一套小宅，一室一厅。是个名叫朱空的人租住下来，专供其与情人张美儿幽居的。当然很多时候，也供一帮好友闲聊聚会。

薛歌与苏可心去时，金蓝婷已到，她的亲妹妹金紫娟，还有那个爱心小屋的主人——朱空及其情人张美儿都在。天气虽然严寒，但是爱心小屋却是暖意融融，好是温馨。苏可心要来，看来金蓝婷已经提早告诉他们，几人都在恭候着——因为他们都是喜爱诗文的，当然那个朱空，则更爱美人。

一阵寒暄介绍，相互认识。朱空道：“大哥颇具文才，有了新朋友，赶快介绍给大哥认识，才有气氛。”朱空说着已经给那叫什么大哥的打电话了。只听那大哥在电话中道：“正去张君重庆火锅城喝酒，暖和暖和。”朱空道明意图，补充一句道：“难道爱心小屋就没酒喝，不能暖和暖和！”既然有酒有诗还有新朋友，那大哥自然改道而来。

苏可心也是不知，主人朱空，将要约来怎样一位文才的大哥，只是暂融其中，一边谈论，一边静心地等待了。

不时，那大哥赴约而来。仅凭声音，苏可心胸次（心中）已添八分的纷乱。当他霎时映入眼帘，依然带着雪气的“大哥”，更是让她怔怔失态。不出同感，那大哥也是眼眶红润，凝固一般地愣着。所在无不例外地以为，是因苏可心的美貌，将那大哥惊呆了，于是赶快介绍认识，以消除尴尬局面。可是他们哪里知道，这个所谓的大哥，正是苏可心这次最不想见到的石言尘。他也是十三年前，苏可心首来定宁教授诗文的学生啊！

为使大家介绍不显得多余，石言尘故作不识，立即伸手，先声夺人道：“啊，非常荣幸，能够认识这位妹妹！”苏可心当然明白石言尘的心思，也是装作新识，握住石言尘的手，热情应呼。

爱心小屋，果真有爱。随着说论，那朱空不管生人在场，旁若无人地亲昵着张美儿，尤其频频热吻，绝对可以穿透窗户，让那寒彻的冬雪，融化为爱的小溪。对于眼前的情景，薛歌、石言尘他们，个个都是视而不见，热烈地谈论着。仿佛，他们纯洁得如同楼下的雪人，很是冰莹，冰莹得没有任何的七情六欲。只有苏可心，还亏大城市南京来的，早已红晕涟漪，难敌羞臊了。这个时候，当然只有石言尘为苏可心消难了——他若无其事地道：“这位妹妹，来到爱心小屋，就要置身爱的温馨而不感染，就像久驻花苑不闻其香一般。各随所好，由着他去，咱们自顾说论，别理他们那黏。”薛歌也是一旁帮腔两句，苏可心这才稍微自然起来。

张美儿闻言，多少有点羞涩，推开朱空，拉着金紫娟到厨房制备佐酒菜去了。

尽管苏可心与石言尘装作不识，但是二人目光总有闪电般的交汇与对视。苏可心胸次，微波迭起——这个曾经倾慕、心仪自己的石言尘，依然阳刚锐气，英姿勃发，不见一丝岁月的凿痕，而且更具青春魅力了！恰恰相反，石言尘心中意外连生——这个曾经让自己倾慕、心仪的才女苏可心，怎地没了昔日的光彩，而且黯淡中流露着些许的憔悴，不知是事业的失意，还是爱情的失败！

佐菜做好了，很具传统特色，简约而不简单。饮料酒品，各随所好，也没敬让之礼，气氛随意至极。所在各位，尤其是张美儿与那金氏姐妹，随着薛歌尊称苏可心为老师，积极向苏可心请教诗文方面的问题。苏可心掂量一下，三人大约二十五六岁，应比薛歌小五六岁，于是也让她们改称姐姐才显妥当。

几人整整欢聚一个下午，方才罢休。

## 2

星期天，薛歌又给几位文学爱好的学生，去做诗文偏食了。

趁着机会，苏可心迫不及待地联系上了石言尘，她怕石言尘生疑，她要给石言尘一作解释。石言尘便邀苏可心到一帘幽梦咖啡屋小聚。一帘幽梦空闲的只有音乐。苏可心似曾相识地问石言尘：“怎是这般熟悉与亲切？竟有如此温馨之地，竟如梦境一般！”石言尘让座着笑道：“难道可心妹妹忘了，曾经的那篇《欣有偶得》？”

所谓的那篇《欣有偶得》，就是十三年前，石言尘向苏可心学习诗文时试写的一篇小文。后来，石言尘拿去让苏可心看，苏可心说是很有婉约的意境。所以，苏可心当然记得那篇《欣有偶得》了，因为她不能忘记石言尘的人。为了消除久别的陌生，苏可心回忆着美好的从前，并有意诵起《欣有偶得》：

夜来风雨，斜织成歌，袭落数重槐蕊。娇花宠柳，独自飘零。霏霏凉意，烟雨暗千家。

霓虹灯下，花伞迟归。好似城市浮萍，飘摇为缤纷诗意。

踏湿踩水，蹀躞独行，万千心事。我想起了席慕蓉的《雨夜》，有伞有他有背影；更想起了戴望舒的《雨巷》，有伞有她有丁香。

远处，渺渺茫茫，似有音乐，循声趋之。原是一帘幽梦咖啡屋。想必为寻梦者而营造。“一帘幽梦”空闲的只有音乐。雨夜，竟有这等温馨之地！何不暂且休闲，聊以慰藉？

“先生，想来点儿什么？”

“噢，一杯咖啡，一碟杏仁。”

“谢谢，请稍候。”

这不又是你吗？怎能相信面前这位，不是你呢？曾几何时，素昧平生，与你邂逅。断定今生，你我有缘。

“不，是两杯，还有……”

“何不共度良宵呢？”我有意邀你。

你望了一下吧台，她默许示意。似乎，我忘记了你是城市浮萍（打工族）。你嫣然而笑，坐于对面，似有暗香盈袖。你眉睫轻颤，娓娓叙来。

原以为你因萍踪无定而缺憾。你却以为：人生因为缺憾而完美。以缺憾的心态，面对人生，才是完美的人生。人生难免都有缺憾，此事古难全。只是你我缺憾不同。

原来，我对人生的领悟，远远不及一个城市浮萍的境界。“一帘幽梦”确实是一个有梦的地方。那梦真真切切，似乎可以用手掬起。满腹怅然疑怨，霎时烟消云散。人生偶遇，欣有偶得。我很知足了。

窗外，雨丝正斜。

路上，人行更少。

“不管以后将如何结束，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。……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，对你我来讲已经足够。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，只愿你的追忆有个我。”分明是一曲《萍聚》，却将你我散去。

夜深店收。

你擎起一方紫红的伞，使自己成为一叶执著的浮萍，任那风僵雨憊，天沆地瀣，旋然消失在这个雨夜……

萍水相逢，聚散天定。

你就是那种水生的植物，漂泊于这座城市的任何角落，到处都是你的工作。你是没有缺憾的人生！

苏可心诵完，石言尘惊叹道：“十三年了，可心妹妹还能记得学生拙作，真是荣幸至极！”苏可心问道：“不知大哥何来灵感，会写这样一篇文章？”石言尘回忆道：“有天雨夜，独自来到这一帘幽梦，因为曾经，多与这里的侍者

邂逅，遂邀一同就座，互谈人生，有感而发，于是试写了这篇《欣有偶得》。文中所写的那个城市浮萍（打工族），正就是刚才迎咱进门的那位侍者，她已在这儿打工多年了。”苏可心恍然道：“难怪大哥要可心妹妹到这儿来！”石言尘这才怪怨道：“大哥是怕有些绝情健忘的人，忘却美好的过去啊！”苏可心早已料到，会有这个时刻，因此很有心理准备地叹道：“大哥不知，可心妹妹这是刚刚出狱啊！”刚刚出狱，石言尘心中一惊，两眼发直，似乎不相信。苏可心愧泪涟涟，告诉石言尘关于自己入狱的经过。石言尘也似先前薛歌，好是难过，欷歔不已，且是很多安慰。不过石言尘还是愤愤道：“哪三年之前，还有六七年的时光，也是杳无音信啊？”其实，自从石言尘心仪于苏可心，苏可心就已躲着石言尘了，她不想因为自己而影响石言尘的家庭，因为她已破坏了一个家庭。苏可心随着眼前咖啡的热气，不知不觉地飘入了往昔的回忆……

### 3

……十三年前，刚刚二十二岁的苏可心，就已大学毕业，分配到合肥春萌出版社工作。由于苏可心颇具文才，工作不到一月，副社长崔长嵬便带她去上海开会，并且顺便与青年作家艾琳洽谈一下她的新作出版事宜。因此，苏可心才能有幸与当今流行文艺思潮的领军人物——艾琳结识并酣畅交谈，艾琳也非常赞赏苏可心的观点与才华。

工作之余，肯定会有几天浪漫的时光。海天一色的极尽，混淆并且交融着湛蓝与蔚蓝的概念。细软的沙滩上，苏可心早被眼前的崔长嵬所感染——他是那样的洒脱，那样的率性，那样的诗情。苏可心也是那样的清纯，那样的甜美，那样的温婉。情窦初开的她，不由自主地投入到崔长嵬的怀抱，而且投入得是那样的自然，那样的天性，那样的顺理。只是可惜，古人没有创造出爱男爱女相偎于一起的那个美好字眼。或许古人确实努力了，但因无数次的创造，均是表形而不达意，所以明智地选择了放弃，进而留得身临其境的爱男爱女，千百年地亲自去体味。

应该来说，二人好似海天一色的交融，并不可怕。可怕的却是从此而一

发不可收拾的局面，直到孕育成一场自我反省，自拔情泥的革命为止。当然革命的力量是来自外界——就在绯闻成雨，满城瓢泼之时，崔长嵬的爱人怒吼着爆破天空一万个“不”字，然后与崔长嵬分道扬镳了。苏可心这才如梦方醒，意识到了自己的极其过错与歧路行远，于是恨不得以死谢罪。因为她知道，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家庭啊！自己做了毫不光彩的第三者。可是崔长嵬就像热血，奔流在苏可心的全身，占据着苏可心的心房，苏可心根本无法排除他的存在。迫不得已，苏可心作了痛彻心髓的选择——留职停薪，离开了仅仅工作半年而又非常心爱的工作岗位，遁到别处大换血。

其实苏可心一时也是无处可去，只有带着逃避，来到定宁，投靠退休不久的大姨妈了。虽然落魄，携带的只有逃避，但是苏可心还是一番粉饰，以靓丽的姿态，踏雪定宁古城。正是那年，石言尘与她邂逅相识，非要拜师学艺诗的雪春。

苏可心大姨妈谢雅轩，是老牌的大学生，20世纪50年代为响应国家号召，支援西北，来到定宁第一中学任教。

那日，苏可心看见大姨妈写字桌上有张海报，是关于定宁科教学院举办文学讲座的，有省内十大著名作家及诗人亲临演讲。苏可心拿着海报便问大姨妈道：“大姨妈，这张海报是干什么用的？”大姨妈谢雅轩道：“是同行老师送来邀去旁听的，可以见到好多老乡和同学。现在，正是‘文艺复兴’，学院的学生更不例外呀！为了顺应潮流，满足学生要求，学院时常搞些文艺讲座，也可收些外界学员的视听费，搞些创收什么的。”言者无意，听者有心。苏可心听了大姨妈的话，没有过多思索，心中便已有了盘算——她要冒天下之大不韪，也要去作演讲，争取讲课费。因为苏可心自觉，与那艾琳结识，经过畅谈，作场演讲成竹在胸，不在话下。

苏可心果真找到定宁科教学院联系，当然不是以普通学员去报名，而是毛遂自荐，要求以演讲者的身份出场。简直匪夷所思，让人笑掉大牙。那工作人员自然小声抛出一句：“不知天高地厚的骚货……”这事，当然通报了校长，接着小有流传，成为一时笑料。

苏可心无奈，只有掏钱，作为普通学员参与听讲了。